超星·期刊

句践《维甲令》的校读

——越国史料的校勘与发微

王燕平

（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江苏南京 210005）

内容提要：《越绝书》中的《维甲令》是句践的讨吴檄文，是一篇用汉字记录的珍贵古越语文献。历代学者对之有过标点和考证，但至今仍未能使其完善。在分析前人对它释读、校注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在《维甲令》的正文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衍文。通过比较各种版本，将《维甲令》中的衍文去除，并加以标点，这篇珍贵的文献方得完善。

关键词：《维甲令》 衍文 校读

中图分类号：K877 **文献标识码**：A

一 《维甲令》中古越语的认识与释读

《越绝书》是记载吴越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典籍。

《越绝书》上溯夏禹、下迄两汉，内容涉猎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和地名等。其中许多有关吴越史地的记述不见于现存的典籍文献，而为《越绝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互为发微，彼此印证。

《越绝书》中保留了一些古越语的地名和人名，还留下了一些古越语的词汇，其中最著名的是越王句践的《维甲令》。

《越绝书·吴内传》："越王句践反国六年，皆得士民之众，而欲伐吴。于是乃使之维甲。维甲者，治甲系断。修内矛赤鸡稽繇者也，越人谓人铩也。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1]

《维甲令》是越王句践向越民发布备战、伐吴的战争动员令。《维甲令》本无题，根据古代习惯以句首为题，故名《维甲令》，这是一篇十分罕见的用汉字记录古越语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文献。

《维甲令》虽经历代学者的标点和考证，然仍难以卒读。

陈桥驿先生曾指出《越绝书》中记载的古越语："由于于越部族的最后流散及与他族的融合，于越的语言早已泯灭，却赖此书为我们留下了这方面的宝贵资料……十分可贵的是，《越绝书》独一无二的两个于越部族的普通词汇，为我们研究这种已经泯灭的语言提供了重要线索。此书《吴内传》篇说：'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地传》篇说：'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去县三十五里。'这样，我们就知道越语'须虑'即汉语'船'；越语'余'即汉语'盐'。"[2]

陈桥驿先生指出的古越语"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即《维甲令》中的两句。

韦庆稳先生根据刘向《说苑·善说》记载的《越人歌》对古越语进行了语言学研究，认为古越语与侗台语有关，属侗台语的一支[3]。

郑张尚芳先生根据古越语与侗台语的对读，对《维甲令》进行了解读："越人是古代广泛分布于南中国的一大民族，沿海地区尤盛，春秋时还曾以浙江为中心建立过强大的于越国，一度北上称霸中原。越人为开发祖国南方做出过卓越贡献，百越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但遗憾的是关

收稿日期 2010-08-01

作者简介 王燕平(1957~)，女，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图书馆学及古文献学。

超星·期刊

于古越人语言遗留的记录却太少了。学术界现在大抵承认百越人与侗台语各族先民间的族源关系，那末古越语当属侗台语一支。"[4]

《维甲令》的"发布时间是句践反国六年，据《国语·越语下》三国吴人韦昭的注解，越王反国六年为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这将是一份令人感兴趣的、有明确年代的古民族语记录文献"[5]。

郑张尚芳先生还对句践《维甲令》进行了校理："'维甲'以下，是句践动员令的令辞，虽然大体已被史官译为华语，以方便读者，但又努力保留了一些原文词句并译注其大意。只因华语译文、越语原文的对音及义解都夹混在一起，所以显得杂乱，难以卒读。不过也正因为夹有这些原语注解，才显出这份材料的原始性与可信性。"[6]

郑张尚芳先生根据侗台语系的古泰语对句践《维甲令》中古越语部分的解读，诚可信，不赘述。但郑张尚芳先生对《维甲令》中混杂一起的越语原文和汉译、音注、义解等，并未详究，仅指出其"显得杂乱，难以卒读"。

《维甲令》如何通读？《维甲令》越语汉语夹杂的现象又如何理解？

一般情况下古籍出现不可卒读的现象有二：一是"错简"，二是"衍文"。笔者在整理古籍的过程中对《维甲令》中"注文"与"正文"相衍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后，对《维甲令》进行了改读。不当之处，祈方家指正。

二 《维甲令》的标点与改读

《越绝书》最早的版本可能是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夔州刊本[7]，此外还有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绍兴刊本和元大德十年（1306年）绍兴路刊本，然《越绝书》的宋元刊本今已不存[8]。

现存较早的《越绝书》版本是宁波天一阁藏明正德四年（1509年）吉水刘以真仿宋刊本和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姚江夏恕刊本、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陈垲刻本和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张佳胤双柏堂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孔天允浙中仿宋刊本、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何镗《汉魏丛书》何允中刊本等。

关于《越绝书》的校勘，主要有清人的札记和今人的校注。

清人的《越绝书》札记主要有二，作者皆为古吴越之人：一为常熟钱培名所作，刻入《小万卷楼丛书》；一为德清俞樾所作，刻入《曲园杂纂》[9]。

今人校注主要有张宗祥的《越绝书》校注本[10]、乐祖谋的《越绝书》点校本[11]、李步嘉的《越绝书校释》[12]和张仲清的《越绝书校注》[13]。

以上校注本多指出《维甲令》中夹杂古越语，或指出《维甲令》为古越语加注汉语，然均未指出"注文"与正文相衍。与《越人歌》不同的是，《越人歌》是通篇古越语，又有汉语的通译[14]，而《维甲令》则是汉语与越语相杂。

我国古代的典籍，在刊印本出现之前主要为手抄本，古代典籍的流传，在很长时间内也主要依靠手抄。因此尽管《隋书·经籍志》已著录了《越绝书》，南宋已出现刊印本，然至少在隋之前的《越绝书》应皆为手抄本。

我国的历代典籍都出现了"注"。从《春秋》三传、《三家诗》到《史记》的三家注，还有《水经注》、《三国志注》和《世说新语注》等"三大名注"，不胜枚举。

我国古代的典籍为右行直书，而"注文"一般以小字的形式书写于正文之下。在刊印本出现之前，我国古代的典籍应为手抄本，手抄本中"注文"的文字应小于正文文字。在刊印本中，"注文"与正文文字的比例为1:2，即一行正文文字的宽度与"注文"两行文字的宽度相等。

《越绝书》本无注，在流传和传抄的过程中，不排除有精通古越语的好事之人做了"好事"，即为古越语加上"注文"。由于"注文"的文字较少，往往形成单行的"注文"，而在流传和传抄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将单行的"注文"衍为正文。

试举例如下：

《越绝书·地传》："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越人谓之铜姑渎。长二百五十步。去县二十五里……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去县三十五里。"

《越绝书·吴地传》和《越绝书·地传》中记载的吴越地名甚多，然仅"姑中山"和"朱余"条有"越人谓……"，显然以上两段文字中已将"注文"衍为正文。

现列几例与之比较：

> 夫山者，句践绝粮，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践庶子冢也。去县十五里。
>
> 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
>
> 独妇山者，句践将伐吴，徙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也。去县四十里。
>
> 练塘者，句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

超星·期刊

从炭渎至练塘,各因事名之。去县五十里。

官渎者,句践工官也。去县十四里。

若将"姑中山"和"朱余"条中的"注文"用小字标出或移出,则不仅与其他地名条行文一致,且文通字顺:

小字标出:

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越人谓之铜姑渎],长二百五十步。去县二十五里。

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去县三十五里。

"注文"移出:

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长二百五十步。去县二十五里。

朱余者,越盐官也。去县三十五里。

若以上推论成立,则《越绝书》的正文中衍入了"注文"。古代文献本无标点,标点均为后人所加,在明确了《越绝书》正文衍入"注文"后,那么《维甲令》与上文可相互发微,重新标点:

越王句践反国六年,皆得士民之众,而欲伐吴,于是乃使之维甲,维甲者,治甲系断,修内矛,赤鸡稽繇者也,越人谓入铩也。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

将"注文"用小字标出,《维甲令》可改读如下:

越王句践反国六年,皆得士民之众,而欲伐吴,于是乃使之维甲[维甲者,治甲系断],修内矛[赤鸡稽繇者也,越人谓入铩也][15]。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勇士也]。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

将"注文"移出,《维甲令》的原文应如下:

越王句践反国六年,皆得士民之众,而欲伐吴,于是乃使之。维甲,修内矛。方舟航,买仪尘者,治须虑者。亟怒纷纷者,士击高文者。习之于夷,宿之于莱,致之于单。

根据郑张尚芳先生的解读,《维甲令》通译如下:

维甲,修内矛——连结好铠甲,整修好戈矛

方舟航,买仪尘者,治须虑者——为了昂首挺胸地向长江航行,快整治好战船

亟怒纷纷者,士击高文者——怒火冲天的勇士们,坚定地迈步向前

习之于夷——在海上苦练

宿之于莱——在野地宿营

致之于单——到前方勇猛地攻战[16]

三 《维甲令》与《牧誓》

与越王句践《维甲令》可资比较的是《尚书·牧誓》。

《尚书·牧誓》为武王伐商之前的战争动员令:

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尚书·牧誓》与《维甲令》在内容和文体上十分相似。

首先是时间、地点和人物:

《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维甲令》:"越王句践反国六年,皆得士民之众,而欲伐吴。于是乃使之。"

其次是参与宣誓的对象和发布命令的对象:

《尚书·牧誓》:"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

《维甲令》:"维甲,修内矛。方舟航,买仪尘者,治须虑者,亟怒纷纷者,士击高文者。"

最后是宣誓的内容和命令的内容:

《尚书·牧誓》:"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维甲令》:"习之于夷。宿之于莱。致之于单。"

《维甲令》中的"维甲,修内矛。方舟航,买仪尘者,治须虑者。亟怒纷纷者,士击高文者"与《牧誓》中的"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几乎一致,而《维甲令》中的的"习之于夷,宿之于莱,致之于单"与《牧誓》中的"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一样的铿锵有力,表现出"越王伐吴"和"武王伐商"时一样的豪迈情怀和必胜信心。

因此,《维甲令》不仅是一篇句践伐吴的战争动员令和一篇文辞优美的讨吴檄文,更是一篇用汉字记录的弥足珍贵的古越语文献。

---

[1][11]乐祖谋:《越绝书》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超星·期刊

[2][8]陈桥驿:《点校本越绝书·序》,见乐祖谋《越绝书》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3]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析》,《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韦庆稳:《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4][5][6]郑张尚芳:《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民族语文》1990年第6期;郑张尚芳:《句践"维甲"令中之古越语的解读》,《民族语文》1999年第4期。
[7]《越绝书》最早的著录见于《隋书·经籍志》。
[9]张宗祥:《越绝书》校注本附《清钱培名、俞樾札记二种》,商务印书馆1956年。
[10]张宗祥:《越绝书》校注本,商务印书馆1956年。
[12]李步嘉:《越绝书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13]张仲清:《越绝书校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14]《越人歌》的原文与汉译见汉·刘向《说苑·善说》。
[15]此句为《维甲令》中的特例,即用古越语反注汉语。
[16]释文参考郑张尚芳:《句践"维甲"令中之古越语的解读》,《民族语文》1999年第4期。

A Revision of *Wei Jia Ling* by Goujian: The Collation and Probe of Yue State's Historical Data

WANG Yan-ping

(Institute of Culture and Arts of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Jiangsu 210005)

Abstract: *Wei Jia Ling*, one piece from *Yue Jue Shu*, was the war proclamation on Wu State declared by Goujian. It was also a precious ancient literature of Yue language. Though many scholars had ever punctuated and studied it, there is still some imperfection. Base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it might be known that some notes were added during the spreading and resulted in the redundancy. By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editions, deleting the plus part and punctuating, then this piece is improved.

Key words: *Wei Jia Ling*; redundancy(added notes); collation

欢迎选购以下书刊

本刊编辑部现有下列书刊可供邮购(含邮费):

《第四纪沉积与环境变迁》,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编,《东南文化》1991年增刊,单价:30元。

《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编,《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单价:22元。

《天台山文化专号》(第一、二、三辑),浙江天台山文化研究会编,第一辑,单价12.7元;第二辑(复印本),单价:50元;第三辑,单价:20元。

《胡小石研究》,《东南文化》1999年增刊,单价:28元。

《南京民国总统府遗址考实》,南京中国近代史博物馆编,《东南文化》2000年增刊,单价:48元。

《扬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扬州博物馆编,《东南文化》2001年增刊,单价:58元。

《肖娴研究》,《东南文化》2002年增刊,单价:35元。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蒋赞初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单价:180元。

《绰墩山——绰墩遗址论文集》,《东南文化》2003年增刊,单价:30元。

《苏州民俗文化集英》,《东南文化》2005年增刊,单价:40元。

《砂壶汇赏》,《东南文化》2007年增刊,单价:35元。

地　址: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　邮编:210016
联系人:何刚　电话:025-84806201